

易

易

易



身未秋得此書於破楚門內致四庫書目不載而浙口採
 集遺書強錄載之瓶花言曾奉故卷旨呂吳文恪公所鑒
 一冊已歷三百年且于付鈔者流傳未遍其印瓶花原序
 歟唯記載僂吳心史真曆年改且撰其姓名亦滿吳諒姑或說
 篋以侯博比中而考徵之
 居易言 ● 主人恂仲氏識

南唐紀聞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

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是太常寺備樂迎鞭而碎
 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
 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泊明觀之其勾芒
 神面有啼痕吏白有司重加修補以終其行事識
 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
 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者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
 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梁師
 成棄城而走兵已渡河廿九日兵兵至毛桃岡駐車作

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蹂躪於道日有強
壯劫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二日金
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聶昌為都太守
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
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銀牛酒
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
北至壤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
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
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以定可不可若
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也于
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用未嘗解也初

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
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江濟洛直犯汴京
雖湯武之威無復過之甘辭誘和以信其主七聞
彼朝之上皇南幸可候北入京中併兵攻陷俘虜
以歸係頭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
丹童貫持二以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
殲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國也尚能興滅陳蔡
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掠腐乘勢不取
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
勤王之師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
欲議和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蘇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幸喜姑息于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西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

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運書籍并國子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上常兵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劄甲士百有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城中閉戶不敢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令出見金兵促左右

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吾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畢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人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為定物遂于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人執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京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又野利為大將圍京城

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中選擇十八歲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人于逐方卷二十四廂集民間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女往為金人淫污留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北國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可速擇異姓立為主以慰民况我素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

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
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大金皇帝
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
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前進表奏十五
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
有云輔美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
臣姪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下
淚且曰臣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君道禍及萬
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己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
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
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亦使命且去少

頃復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
主一勅請皇帝自受太上皇呼不得已而接
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
無道殺伐無止朕既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
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註誤兩朝以致禍亂
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掇時弔伐以遂和好叔
姪是緒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撫綏萬民
以河為盟千載一決吾無偽言汝其知矣天輔十
年 月 日其詞泛濫虛偽皆甘誘不寔之語不
復脩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
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

今將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持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王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大兵不日至矣若大兵再至汴邑非去年可比也幸陛下照察不得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兩國已經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于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箱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珠鈿等星無遺

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治罪往刑殺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國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皇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公于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謂少帝曰國相元帥數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

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于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覆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餘。至內門。稱有西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持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不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旬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且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日十一月十一日。

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宜。候面見元帥。定奪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軍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俱已罄竭。乃于宮中需索。得金釵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可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西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以擊之。瓊揮劍殺死數輩。蓋攀轅之人也。

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于小室曰元帥
寢未興可俟于此容報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
帥請國王時帝徒行至陛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
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曲折乃揖與升階左
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
大刀侍皇帝祇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
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君者與帝視之帝
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
以息兵革何事不可粘罕復使左右白帝曰既如
此請國王陛下朝暮等侯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
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時少帝

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所議事既從他無
餘策矣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言皇帝同發來日
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飲食分作人作樂帝
吁噓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
案凭几左右勸勉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
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
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表示帝
帝觀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
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選別宗中賢君敢
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賢
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日另具申請書後復如前

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頃，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興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事。帝唯復令進酒，時天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人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猶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明快今入虎穴，無

由出矣。陛下若能屈節于紫衣之人，庶幾少有更改。不然，歸國無從矣。」語訖，回顧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近為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命為親從，以伺察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上。暫時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后宫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就此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

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惟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飲四五盞帝亦舉一二盃酒畢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太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太多安心也蓋言兀移安也太多心也揖而退去是月三十四十五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陛下不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兒也粘罕使人謂士祝曰今命汝入城說與你南朝宰相于見族屬

中選擇一人有德望賢能者回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大旨到來別立賢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行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為金國之元臣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北宋人今日聯好公事

笑而止。曰：來自教陛下入京城安撫太上皇。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必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前，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標剝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戴樓門。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使用也。帝唯曰：「一面議論，時眾議皆。」

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到，遣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資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以擇賢為名，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康王繼位，中興可俟矣。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援應金人狡計，必不擇賢為禍。曷可勝言？」二宮快不得留于京師，願陛下惟深計之。二十八日，帝與

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
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
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
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
促太上皇及少帝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
又云若太上皇不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
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
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君遣人持詔書帝
遙迎不復與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
室籬落露缺守以兵自辰至申未得飲食帝泣
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真來救父母

○字九滴豆

押九字于衣領付宰相何桌以召康王興國恢復
中原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為
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
中至暮有一番奴持一盤肉酒一瓶于帝前曰食
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
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
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外窓數聞兵甲聲時天氣
凜冽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
帝視之見戎衣者引太上由旁門小路而去帝欲
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
聞皇族后妃諸王累至軍中晝夜不絕太上與

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帝妃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扳阻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為范瓊所殺。茲不及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外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詔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殘民物。恣肆奢侈。忘公狗愛。結釁外國。流毒內州。天人並棄。不可復君。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問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咽鳴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

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飲一食而已。夜宿竹簾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焰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與彼同。窓戶外甲兵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令遺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泣下。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卧

于木爨氣喘欲絕。朱后為其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痛難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為其失孝道？父母至此，倘或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原報衛吏少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叱左右沸湯一杯進后，后飲疼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于野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疋，令沈以天子太上及二后乘之北行。二后素不能騎，增氣缺笑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旁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百姓何日得見太平？

也因奉飯羹，二小孟進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餘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父老何由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病，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許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恐其滯遲，促而行之。騎吏掌行者干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敢肆無禮。常于行路之次，朱后下畦間，便溺骨碌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亦遂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間，闐寂空寺也。是

夜月初上，炤灼廊廡，骨碌都使人持熟火烹食，以
啖二帝于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
羊乳以飼之，曰：「汝婆婦休惱，我保護你四個到燕
是夕，鄭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痛，骨碌都以
手撫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爾強，
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為吾說與你妻
善事我，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
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于村店，時鄉村
荒殘，無復人烟，百里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少
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飲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
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此矣，其女子美貌者為人

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曹作前程之
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人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
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喚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
之耳，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嘗運花
石網，後使天下人苦虐，不可言，今有此天報耳，尚
何怨耶？少帝于是不敢復言，但日唏噓而已。二十
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草相躡，而飲食
皆坐地上，復無椅桌，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
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
目精並昏，旁有井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泥，骨
碌都拯出之，驚失躍，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

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夜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一船有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以至于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遲其行程遂殺之投屍于河顧謂帝曰為吾說此婦人是何人也帝曰其妻朱后骨碌都數行無禮侵犯苦無告處將軍乃殺之毋乃為我雪耻乎紫衣曰汝識吾乎吾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

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甲兵千餘人并舊騎吏兵二千人劉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杯飲汝二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有二帝二后在焉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為金人所閉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禁約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餽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戶者所奪時在彼

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三十餘里，宿于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接，驚悸悚惕，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次。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持酒無禮。二后或時窘迫，詬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澤利遣人剽掠財帛，子女酒食以自娛。又時鞭打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飲。偶澤利過，前見之手，殺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滋甚。顧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莫得生事。若不是，即主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安信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

澄，四人方掬水洗面。盥滌相視，哽咽不勝情。旁有人獻牛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劍切肉啖之，連飲酒六七盞，餘酒殘肉餉帝。帝曰：「食之前途無與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綠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移時，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盃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欽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盃向澤

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
一曲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貝闕
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無從雪誓
速歸泉台愁腸得絕乃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
身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忿然作色舉手格之力
所不及反為澤利擊其手幸賴知縣止之曰可更
唱歌勸將軍酒復舉杯強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
曰身不能矣願將軍殺吾死不為恨復回身欲自
投庭前井中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
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
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

執縛于柱毀罵百般惟待朱后稍差蓋利澤欲私
之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縣行至徐村二百餘
里並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獻報節
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自北來軍馬三
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施禮語言鄒查不可辨
忽其中有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
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扯掖
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維其臂腕用
馬夾于隊中引行之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旆書
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五百餘人
皆長鎗大棒弓箭往來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

中太上旁一番人之曾太上甚懼其兵乃河北鄉
民強壯聚集保護鄉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為澤利
圍打稍遁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澤利呼
前而語曰這四個是你大宋皇帝皇后已甚矣必及今自放汝歸
去告知各鄉即自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
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
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
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千餘處此是鄉兵壯強者日
日舉首望南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
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南
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了後

面就來所執鄉民盡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
野中上無遮覆至夜半微雨雷自北起衣服垢膩
皆為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
寺駐軍于中始得少息移時雨至遍體皆濕二十
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番騎皆
于馬上食乾糧肉及有剽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
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
泥汙皆遍令朱后就野水中洗濯朱后不能舉手
鄭后共分洗之二后亦于水邊自洗身中泥汙衣
服是日天氣稍和望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
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有二騎手持黃文至澤

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定府城下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日不駐行止令馬上飲食喫乾糧肉及麵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住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着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見之舉聲大哭左右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有軍馬如前簇擁皇族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走行來馬不駐足又少頃如前軍馬有一馬軍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

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二帝及后但傷痛悲悼流涕不止至日昃仍催急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叉將軍馬前去迎戰至半夜令人回報殺得鄉兵皆四散逸獲糧以歸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倒死屍堆積臭腐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駭異不堪是日在坡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渴已極不敢開口訖與供者自三月中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刀隨從自初五日已後不

復能記月日。盡行廣楚大途。日以飢渴為念。不復記憶也。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至一鄉村。有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奉酒食。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腴。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一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執炙。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珍也。呼太后為婆。朱后為姆。曰。前日為軍馬擁道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

孫兄弟一十七人。皆為諸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矣。拜說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富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于庭上。命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于庭下。以至使溺澆之。不能反仄。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孫女。今日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做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奴婢。何日得有出期。互相流涕。為人所呼入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人烟稍密于他州。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者。皆

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驛中聞知是二帝二后被難執縛往、亦有流涕者或默然或低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是全國策立才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伏也時隔窻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前日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得食但粗糲不堪耳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旁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去后不敢留左右報知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定帶去遂令左右扶上馬而行

是夕宿于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與女子分食謂朱后曰你不如他也或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人並無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冠幘及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間便要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北滅契丹而又滅南宋功德巍巍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書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作表書云亡國囚俘趙某并男趙某

及婦妾鄭氏朱氏謹稽首再拜大金輔國佐運應
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治民
為國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民聽讒臣之言結怨
外國信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吊伐之師
作向明背暗之行今一家被虜百口分離父子夫
妻聽命几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以
滅宋更立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赦原
云、文成多為刪改其中僂慢不欲具錄其末句
有云愍懷懿厲未知今日之慚湯武文高曷敵此
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深夜月明方
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衙日收復新門仄

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
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
下堂上金人紫衣朝服侍衛甚多坐中三人于西
向二人于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
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
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幘立
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
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
坐一小室少頃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
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
所誤俱至于此如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

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
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有
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破不反身印在子上有百穴物也每穴中常有真
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
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沉香木一段
長尺餘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
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
神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
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
是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
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為

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
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及有甲士
擁一番囚至者見車中咽麪妻子被俘至此其人
大罵言語不辨主者乃命以刀斷其舌牽出斬之
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
敲殺主者令引帝出其門見二后獨立墻下映日
而哭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
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急走二十人往來不
止曰即主召見四子太子于江南今日便領兵前去帝
與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
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了

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開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蟣虱不可穿着頭無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否左右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別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大王軍至汝可見之路旁有一寺四太子坐于胡床于臺上引二帝二后拜于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二疑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

我既勝矣又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愍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伏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于金瓶中斟四杯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你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鼙鼓鐘鈺聲動

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為左右監者詬責鞭扑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卧不相捨二后及帝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絲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汝衣服沐浴來日入朝傳勅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

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孛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復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住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

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入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塊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立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鑊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盃。米飲四盃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汝等可憫念我破國亡家。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諱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憫字。已該大罪。尚敢呼索湯水。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

早有人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唱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雙手持后足。無禮殊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時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如之奈何。左右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席卷之。共拽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唱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后稍。

病不愈。畧候晚行。如何。吏怒曰。吾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矣。到此尚不遵法令。叱罵難容。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出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無飲食。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曰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病漸愈。初五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

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于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四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相。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酷暑中。必死無疑矣。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甚至鄭后臍腹間。亦無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內。故事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其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到。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從外至。語帝后相慰安。遂引別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帝后時

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蟻虱。甚至循行苦楚。不堪鳴狀。獨有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離左右。且時為帝洗濯。但言不可辨。時至曉。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漿水。各一二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聲。衆大驚。火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人有二。一是

契丹人。一是大金人。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因醉酒鞭撻一奴。往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強盡。至曉方定。其火連燒屋宇百餘間。殺凡七百餘人。燒至二帝所居室。三文許乃止。不爾為火焚死矣。蓋拘執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今奏大金皇帝。與你理問。帝曰。某在室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現有首告人在。你不得胡說。嚙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

令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三人分飲。至夜囚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監如前。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免死。且令扈位安肅軍。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欲賜死。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帝去。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汝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難忍。久之方甦。飭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當甚暑。

帝身有傷。苦痛不堪。坐庭中地上。不能起行。比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飲。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野草木板布于地上。令二帝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久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風雨。狼狽萬狀。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命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内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吏來。手持鑰匙。開土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稽首稱謝。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園復引入一室。如前因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

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飲漿水疾作待斃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相為補益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二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人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南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

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斬之于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者中有阿計替相從帝已半年矣稍得侍衛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亂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故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逃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來二十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吾否曰不識吾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乃視之蓋韋妃也太上俯首韋

妃亦俯首不敢視視良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酒。帝太后曰：我看此個婦人，貌似韋妃，為彼妻罷。謂監者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去。帝再入前宮，稍緩其監，飲食畧備。以此經一冬，衣服稍可禦寒。

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因是日疎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出外，緩步，但不出府庭門。帝觀玩之，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曰：夫人教傳諸十一官人、八官人，且耐心。又密語帝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歸期諒不遠也。隨將盒中物置太上衣中，急趨而去。帝視其

物，皆棗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妮婢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之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持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宮中皆不禁也。他日則不論必置于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品，將五品與監者食之，三品使人賚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由糜用肉與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

已乃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樂善人，惟作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賚來此也。帝又問曰：「此何人家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常夫人在彼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更後而已。胡婦胡女携手于酒肆中，遇人即便暗合而歸。官中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日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先期十日賜宴，近郡即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指引向來送餅食，妃婢至帝前曰：

夫人傳語三

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兩三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畢急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不知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太上太后聞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者名啜雞。凡領人從二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三人，煞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庇

緩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帝曰。聞知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探。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及久。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凡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客。別有文字。差兀西喃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何事。曰。速寫速寫。詔書言語不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母

鄭氏。名年若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言語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兀西喃途。乃是兀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小室。濕淖不可坐。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于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喃途使吾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寧心。吾去燕京一道。與官家探問南京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汧州聽指揮。

蓋緣新同知奏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行二十里，方得止息。自此以後，則月日不復記錄。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曰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于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為時疫所梗，不能起行，困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催行，帝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

復生，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千人，首領紫衣袍，問訊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開目微視，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吃乾糧，次于皮篋中，取出乾牛肉數枚，贈帝，自得此食，肢體稍甦。綠衣吏語曰：「我漢臣也。臣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西夏將交戰，為西夏所獲，由是父子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今為雲州總管，即主命臣受炎國節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曾與大金連戰，尚

且不死。今現在昌合州收管。况陛下不曾與大金
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一失利。全國中盛稱
張浚。劉錡。韓世忠。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
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
已久。是日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聲
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
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
去。今蕭索。春夢遠。河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
梅花。謂少帝曰。汝賡乎。少帝乃繼韻曰。宸傳四百
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搗
琵琶。如今在外多蕭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

仃父子。向曉霜花歌罷。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
之地。皆草木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向烟
靄。動經六七十里。無人烟。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
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而不復入城也。
時方近夏。綠柳夾道。澤浮小萍。褐色不甚青翠。又
行十餘里。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汧州。護衛者引入
城。其地非復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
麗二王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寬大。有屋數十間。皆
頽敝。廊廡欲傾。籬落踈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
餘人。遂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
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

上及后坐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
皆是粗糲或時有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
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微得知南地消
息如今相去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否言
畢有白帝曰阿計替是我阿哥我名查二理當北
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三人如今阿哥
被雲州同知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阿
計替去日亦曾說與我叫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
緣我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要申文不久即來
也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
自雲州往燕京又自燕京至雲州又雲州到此往

復一千餘里不勝辛苦于懷中取出文字令二帝
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傳劉卞廢了官
家傳本是劉正彥立明霞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
車駕入海矣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
帝視之嗚咽不勝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
四太子已收兩浙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傳劉正
彥敢如是我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
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
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家在京聯時快
活二帝嗟嘆曰到此寧無語此耶言訖有甲士五
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

吾命在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立語白其事。帝自
窓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頃阿計替持刀入
帝所。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
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右壁後執一小奴
而去。付首力者殺之。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
心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
曰。這是何為。荅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于
今日。先藏一人于暗處。然後領兵馬佯為捉獲。斬
首祭神。用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畢人
羊俱以煮熟啖之。使之祈福。帝曰。若非汝唱言不
聞你三人事。我已驚死矣。太后因此得病。數日方

甦。或日首力持人頭者。以肉一嚮詣帝前曰。祈福
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却之不受。阿計
替在旁曰。受之。可以致福。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
去。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
俄空中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皆為阿計替
揮去。壁間適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
射雁以卜此番胡事也。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
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
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
其箭付阿計替。曰。射之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
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亦微笑。

取草茅爇火破雁執而炙之且分食焉或曰阿計
替又密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四太子盡得江南
迤邐至洞湖又云金國官家使人往北國起人
兵前向江南廝殺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
垢膩時得阿計替集番婆胡婦洗濯或曰大雪
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顙膝相拉聲顫不能
言阿計替持一羶投蓋三人之首稍獲安煖太上
自雲州一病之後髮落不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番
奴剃頭相類是日寒甚又乏飲食止得雁一隻于
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
十月初一日矣二帝曰十月天寧節今日與向日

不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
生辰節也吾生于此日未知死于何日求死不得
求生不得自古帝皇之辱惟晉懷愍石少主與我
父子耳或曰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
鞭春此間便有少和氣阿計替曰有羊乳一盃飲
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遂強飲之或曰霽晴
阿計替曰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
計替曰春回雁歸矣空中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群
而去先是北地寒甚必掘作穴以居數月帝室中
亦作穴深六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
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

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日午間傳聞北國
皇帝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
孝。鄭太后曰死乃人之常。吾何日死也。傳聞金主
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時帶刀劍。宮人有忤
己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子。曰有
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女為嬪御。專寵由
是皇后怒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手殺肅王
女以復后仇。鄭后聞知曰肅王女王箱少多奇異。
令身死兵刃間應之矣。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
孕箱時日夜夢青衣童子自天而降。手托鉄盤。
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汝女為皇后。妃驚寤思曰。

吾大王妃也。豈得天母為王妃。而女子復為后乎。
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
其所由。宮中池畔得之。亦嘗玩佩不去。體金人入
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完顏樹所屬。每日
欲醉酒淫。此女中昏冒絕不前。乃以其女子進呈
于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
孛進夏國李氏女為妃。兩人爭寵。趙后欲以陰計
中金主。以雪國恥。遣皇后死。妃因待間多以私意
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嘗以雪水調
胭脂進金主。因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尋于
十五年正月初九。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皇后。止

忘是是
天會
七年

有趙妃當寵其肅王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金
主因向趙妃曰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皇后
福薄以爾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在
西汧州近者四太子為韓世忠敗于金山幾死舟
中遁逃而回這等看來南朝之勢漸大將此三人
更入北地金主曰可移至五國城時妃在側曰陛
下之言見識高遠但以臣妾之身得庇其父兄不
致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預謀
妃曰父母骨肉何為不與陛下亦有人父兄也沒有
語氣甚厲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
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

方落得恨罵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
義專務殺戮使吾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
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持文字
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要走六七百里路也帝
曰何故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個去五國城
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護衛六十餘人
出汧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哀
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将我敲殺何故只
管叫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且忍耐強行勿思他
事但有我在大王且莫憂又徒行六七日鄭后病
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鄭太后崩于林下

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旁用刀掘坑，身上便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有詔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三兩日，始達五國。頗與西汙州相類。有云：此乃契丹囚咀羗西部黑人吐番奚國酋長處。城中有民六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類入官府，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壞。護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下之小扉，進一小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盃，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居七八月，大概一日一食。此

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計替與弟查理幸一番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掘坑以居。二帝疲病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以磁碗中貯羊脂，以草為炷，燒之。有僧六七十人作佛事，贊祝官家福祿萬壽。帝問阿計替曰：此間離京幾千里？曰：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這城乃漢將李陵戰敗之地也。是晚老番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時天苦雨，舍宇崩壞，墻壁傾圮。有蝸數十枚，走出螿太。上之臂負痛移時，其餘蝸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曰：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

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帝生日飲六
七盞皆有食次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
帝所賜酒食吃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
嘔穢至盡問于阿計替曰此何物也替曰此是蜜
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囚者所能食乃飲饌中
珍味也或日太上因哭鄭后一日失明不能睹物
終日合眼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年五十一歲
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此腥羶忽
遭傾覆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惟見汝一
人在此其餘流落皆為奴婢聞之不勝太息如韋
妃雖為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何在

太上時為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中
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
夜列燈燭至中夜而止少帝于牖中望神祝曰愿
速死南則中興北則愿遷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
揖帝于前庭謂帝曰我寔地方神天王者也上帝
命我統攝南北生靈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北中
興與者相類言訖而去帝寤白太上太上曰吾之
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中有貴人坐庭上與老番
相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
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寔跡遣我来問
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知的寔族譜不在無可考

也。當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取去，何不檢閱兼問皇后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泣下久之。中貴人曰：「臣亦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之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來時自燕京係娘，私自遣來，中途逢蓋天大王帝韋夫人曰：『為我起居。』二帝及太后餘無所語。帝曰：『太后已死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日有中貴坐庭下，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全葬于

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擔荷二竹、蓆囊二喪皆零落。骨殖復令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于淺山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皆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音耗。其中人民亦少，間有長厚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少為遺贈者。



篇中詳述二帝后恥辱狀纖悉畢
盡不堪卒讀豈傳之者過邪閱竟
令我胃中終夜作惡 敬卿識



南燼紀聞一卷題曰辛棄疾著或曰周輝或曰是監二
帝者阿計替作也二帝在北彼兩人豈能瑣悉知之當以
阿計替為是至其所紀多異宋史述二帝流寓狀尤不堪卒
讀至于韋夫人為益天大王妃高宗真難為人子矣忠臣所以
竊憤烈士所以流涕而猶晏然甘守和議誠可笑也誠可憫也

乙卯十月跋于豐城舟中 瘦士宋翔鳳

辛稼軒南渡錄坊間傳鈔輒多舛
誤正覺樓叢書嘗據絳雲樓底本校
刊凡四卷堪稱定本是本信鈔至精
少平允游吳以廉值得之殊為可賀雖
缺竊憤錄及所計替傳然南燼紀聞
首尾完善不足病焉 辛卯秋 顧公頤



辛卯初冬 泚江陳邦福觀 時流萬無錫



未端節無錫秦古柳觀於石居



宋瘦士跋畧云南嶽記同一卷註曰辛棄疾若或
曰周焯或曰是監二帝北河計替作云竊謂或是
稼軒莫某同見輯成此篇其書中叙宋后章
犯禮身含蓄有致尤於俗手所錄

此冊為宋賢名著明人手抄珍貴之編
世不易見余得周君穗成假閱一過盥
誦既畢爰拈枯管蘸淡墨敬二十八字
質之周君尚祈指教

鈔足月三日手麻酸南燼紀聞一冊完(余
手錄一副本珍藏於惜三室中)宋代遺編
明紙本古香古色暖珍觀 時在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二年八月四日午後六時七分
無錫愚拙老人侯鴻鑑敬題於惜三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少平兄持字好古搜集善本
 时为作半日孩夏口之
 纪闻一卷云及家社
 于兵市河之殊为欣
 是厚持居易高红豆
 车有宋家卿瘦士
 描写帝后蒙序状
 思卒读岂予病有思
 想未曾除

淨耶

農曆五原空而後二即後

木冬心研高老圃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稼軒此編描字宋主蒙塵織志

靡遠是補北朝會編瀾漏爰賦

而裁弄希

少平兄

正課

二帝蒙塵字：傳紀詞是補北朝

編瓊栊玉宇付春夢及果命因一

線牽



托差神馳已闌秋深月淡一
燈寒世間多少興亡事聊作
尋常社戲看

一九五二年 農曆壬辰

寒燠三日

江南醫隱張煒



北狩流離紀逼真 滌荒貽禍及平民 筆端猶
具風人旨 字裏行間寄慨頻

偶泛李君葆璋靈符借得明抄南燠紀閱而
所未見展閱一過嗚為苗起

時丁酉歲閏中秋虞東程惺龕去於南郭廊樓

